

柳残阳作品选粹

无毒丈夫

1

珠海出版社



柳残阳作品选粹

无毒丈夫



珠海出版社

天
地
人
文
PDC

内 容 提 要

石佛寺东厢房，一家三口在这里默默无闻的一住就是八年。八年可以使一个天资平平的人学会十八般武艺。若原本就是一位名震江湖的武林异人，八年的潜心修行，该是如何境界？如此隐姓埋名苦修八载，正如龙潜深渊，一旦跃出，又要掀起多么大的风浪？岂不知这三口之家的男主人，正是当年叱咤江湖的绝代高手“无毒丈夫”仇若愚。他看似超然世外，与人无争，实则静以制动，系天下武林各帮各派的安危于一身。如今蛟龙为何出海？原来，四十年前就令江湖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荷花娘子，如今网罗黑道高手，仗恃法力无边的天后宫支持，要一统天下武林，并开始对少林、峨嵋、华山、九华等各大主要门派发起攻击。武林势危，正义受辱，无毒丈夫仇若愚又一次横空出世，震撼了整个江湖。

无影燕、展一刀、鬼神愁、血娘子、乐一贴、至尊王、天风剑……无毒丈夫，是同一时代的武林无敌高手。

他、她们，各有其残酷无情的一面，也有其可歌可泣的事迹，但事极彼此却毫无关联，绝无恩怨，哪知事实恰正相反，他们竟被暗影中伸出来的一双怪手，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这些武林大豪，自不同的角落中现身，不知不觉地步向了同一命运！

目 录

第 一 章	神秘的房客.....	(1)
第 二 章	物是人非	(13)
第 三 章	假主人	(25)
第 四 章	费大娘	(35)
第 五 章	三寸老人	(48)
第 六 章	不是侍役	(59)
第 七 章	黄雀、螳螂和蝉.....	(71)
第 八 章	“主人”	(86)
第 九 章	就地格杀	(95)
第 十 章	金老魁.....	(106)
第 十 一 章	以身相许.....	(118)
第 十 二 章	逸哥衔珠.....	(130)
第 十 三 章	探龙宫.....	(142)
第 十 四 章	各怀心机.....	(155)
第 十 五 章	流波潼.....	(166)
第 十 六 章	削石神匕.....	(177)
第 十 七 章	机关暗伏.....	(189)
第 十 八 章	狩猎.....	(200)
第 十 九 章	假公孙可.....	(210)
第 二 十 章	七十二将相殿.....	(223)
第 二 十 一 章	较量.....	(233)
第 二 十 二 章	潜逃.....	(239)
第 二 十 三 章	棺材.....	(247)

第二十四章	夜花园.....	(255)
第二十五章	谁是园主.....	(263)
第二十六章	过关闯隘.....	(272)
第二十七章	放你一马.....	(280)
第二十八章	荣总管.....	(288)
第二十九章	太白酒楼.....	(297)
第三十章	算计.....	(306)
第三十一章	讨价还价.....	(314)
第三十二章	分兵两路.....	(323)
第三十三章	新来的食客.....	(331)
第三十四章	比试.....	(340)
第三十五章	天山双剑.....	(351)
第三十六章	荷花娘子的心事.....	(363)
第三十七章	异人.....	(370)
第三十八章	一震断金链.....	(378)
第三十九章	珞珈四隐士.....	(385)
第四十章	奔救九华.....	(396)
第四十一章	变故.....	(406)
第四十二章	拯救危局.....	(414)
第四十三章	白衣人.....	(424)
第四十四章	道长自刎.....	(434)
第四十五章	凭柬入庄.....	(442)
第四十六章	如何退敌.....	(452)
第四十七章	救星.....	(461)
第四十八章	面授阵法.....	(470)
第四十九章	诱饵.....	(480)

第五十章	棋胜一着	(489)
第五十一章	天后宫	(498)
第五十二章	迷魂大法	(508)
第五十三章	鹏燕双侠	(517)
第五十四章	巨蟒	(526)
第五十五章	因祸得福	(536)
第五十六章	有诈	(545)
第五十七章	僵尸	(557)
第五十八章	黄脸婆	(563)
第五十九章	万寿宫的灭顶之灾	(571)
第六十章	他也是绝顶高手	(579)
第六十一章	自食其果	(584)
第六十二章	生死相搏	(587)
第六十三章	人质	(596)
第六十四章	赌注	(603)
第六十五章	被困	(613)
第六十六章	逸哥在何处	(620)
第六十七章	是人是鬼	(629)
第六十八章	作法催尸	(638)
第六十九章	咬舌自戕	(644)
第七十章	何人	(652)
第七十一章	退隐	(661)
第七十二章	斩杀老神鹰	(670)
第七十三章	持玉符者	(699)
第七十四章	膝面人	(717)
第七十五章	福兮祸兮	(755)

第七十六章	火表强府.....	(784)
第七十七章	毒誓.....	(814)
第七十八章	崂山道士.....	(845)
第七十九章	苦通解药.....	(872)
第八十章	神秘的跟踪者.....	(900)
第八十一章	秘城之战.....	(917)
第八十二章	大战“雷火双神”.....	(932)
第八十三章	闯入迷宫.....	(968)
第八十四章	巧遇瞎叟吴奇.....	(1001)
第八十五章	攻袭迷宫.....	(1032)
第八十六章	迷宫之急.....	(1063)
第八十七章	梅真兄妹觉醒.....	(1077)
第八十八章	迷宫之变.....	(1113)
第八十九章	迷宫袭敌.....	(1142)
第九十章	乘胜追踪 捉拿公孙可.....	(1166)
第九十一章	内讧愈烈.....	(1177)
第九十二章	天无绝人之路.....	(1192)
第九十三章	包藏祸心.....	(1217)
第九十四章	误陷花阵.....	(1242)
第九十五章	走出秘道.....	(1267)
第九十六章	眉儿陷魔掌.....	(1292)
第九十七章	得道多助.....	(1316)
第九十八章	难解女儿情.....	(1339)
第九十九章	击毙四圣.....	(1362)
第一百章	直捣老巢.....	(1386)
第一百零一章	浩气荡尽江湖恶.....	(1409)

第一章 神秘的房客

日正午，天上干的要冒火，地上晒的直出油，这时候若没有能要人命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再赶路了。

这样热闹的“六安县”的前长街上，连只狗猫的影子都没有，更不用说人了。今年热的邪门，田地早已开始龟裂，稻秧没活一棵，不只是“六安县”，围绕着六安县包括远近地区左右前后，两千来里地的地方，从插上秧苗开始，就没见到过天上有半片云，地下落一滴雨。

河床都干了，别说田里用水啦，连人喝水都成了问题，往年，前长街老坤记茶酒楼，每值盛夏，生意特别的兴隆，因为老坤记的楼房高大宽广，前后窗一开，过堂风儿吹人凉爽，再加上小童儿拉动着吊在梁上的大羽毛扇子，花两文钱，泡壶上好的茶，乘个风凉歇个晌午，是一乐也。

可是今年不行了，在正赶上好生意的季节，老坤记的掌柜费大娘，竟关上楼门歇了业，不为别的，老坤记自己没有井，没水用，茶楼断了水，不歇着干么？

六安县的井不少，可是从开春到现在，大井小井深井浅井，一句话，全干露了底，如今整个县城，只有“石佛寺”的一口井还出水，全县用水就全靠这口井，不幸的是，水少人多，于是演出争打的事日必数十起，县老爷无奈，派出官兵镇压，规

定大小口的水量，才使本来和睦的亲戚朋友们，勉强罢争，又恢复了交情。

今天下午，当全县城的住户每家派人提桶拿壶去“石佛寺”领水的时候，老坤记楼门板打开了，门口多了个大木牌，贴以红纸，纸上写着——本楼自明日起，恢复营业，专供茶水及香甜精细点心，因水奇缺，被迫增加茶价，每壶只泡两次，收白银一两，壶以本楼惯用之“四杯壶”为准，白开水每壶收银半两，此后。

这消息，像京城里换了皇帝一样，立刻传遍了全县城大小角落，自然，也包括了“石佛寺”的和尚及东西厢房中偶来寄居三五日的施主们。

人们开始纷纷议论，无不奇怪老坤记到哪里弄来的水？一壶茶白银一两，乖乖，这不是喝茶，简直是“喝银子”嘛，天奇旱，百物腾飞，家家户户为填饱肚子在打算，谁肯花上五斗白米的价钱，去喝壶茶，所以在议论之后，无不暗笑那“费大娘”是“财迷转向”。

石佛寺东厢房，住了一家三口，这家人家可不是偶游至此寄居三五日的施主，他们住了整整八年了，住进来的时候，是两个人，女的也看不出有了身孕，可是四个月后就生个胖男娃，这一家人姓仇，男的叫仇静，女的姓什么没人知道，不过那仇静却称她作“可人”，小娃儿名字好像叫“天怡”，仇天怡，乳名“逸哥儿”，据石佛寺方丈“颠和尚”在嘻嘻哈哈发了颠疯的时候说，仇静是大施主，一口气布施两千两银子的灯油费，说好住十年，从前是大户人家，如今有些落魄了。

西厢房，住了位道爷，和尚老道一家人，是昨天深夜来的，呼找颠和尚，道爷似乎生了病，苍白的脸还直滴汗，全身发抖，

颠和尚伺候他到五更，并且急急的叫开东厢的门，请仇静帮忙，因为仇静对医道有些心得，两个人到了日上三竿，才悄悄的离开西厢，仇静回去睡觉，颠和尚叫小和尚找了把大铜锁，把西厢院门横锁起来，肃容吩咐知客僧和轮值僧，不许惊动东、西两厢房的客人，才擦着满脸大汗回到他那静室休息。

老坤记明天开始照常营业，每壶香茗价一两银子的事，在石佛寺院后排队领水的人群中，引起议论和骚动，人多声音大，把颠和尚惊醒了，他用不着问，静着听上一会儿，就明白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也深觉奇怪。

东厢房的仇静，也醒了，正和妻儿闲聊着，对老坤记费大娘重新开张的事，似乎都避忌着什么，不加闻问。

颠和尚来了，仇夫人避向内室，仇静请颠和尚坐，颠和尚摇摇头道：“不啦，我来恭请您到西厢的。”

仇静哦了一声道：“好，就走。”

逸哥儿大眼睛一翻，道：“我也去。”

“你去作什么？”仇静扫了逸哥儿一眼说：“好好的在家里陪着你娘。”

“不，我要去，去玩。”

仇静双眉一皱道：“爹不是去玩……”

“我知道，是去看那个受伤的道士，所以我要去。”

颠和尚一怔，目光自然地看向仇静，仇静低低地问逸哥儿道：“你娘对你说的？”

内室中的仇夫人，隔着竹帘儿接上了话道：“我哪来的那么喜欢多嘴，昨夜方丈来的时候，逸哥儿正练‘天听神功’，后来更悄悄地跟过去，又回来找我也去，你们在房里忙，我们娘儿两个，更不闲着！”

颠和尚才待开口询问，仇静悄然向颠和尚示意，对室内的夫人只囁了一声，然后拉着逸哥儿的手和颠和尚去到西厢。

西厢正房床上，半坐半卧着一位道爷，五十来岁，一双蚕眉，脸上没有好肉，东有个剑扎的洞，西有块大刀疤，总之是一脸的旧伤，这些伤，使人看来不但丑陋并且狰狞，尤其是再衬上那生来的三角眼睛，和魁伟壮健的体格，与一身杀气，于是十足的成了一个令人畏若蛇蝎不敢亲近的人物，日久天长，再加上他的杀劫奇重，江湖上遂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天杀手”，并把他排列在武林三十六凶人中的第三位，其实他本来的法名很动人，是“知机子”。

知机子早醒了，突见颠和尚和仇静进来，身旁还有个八九岁大的孩子，不由一双蚕眉一挑，道：“老颠，你可是昏了头，带个迂朽还牵着小娃儿来，是……”

颠和尚用白眼珠对着知机子，以冷的像隆冬腊月天气的脸孔说道：“要不是人家这位迂朽，今天我和尚可要为你这‘天杀手’忙着念‘倒头经’了，你要是能活动啦，就快滚起来给他磕头谢人家的救命大恩！”

知机子怔了，逸哥儿竟插一话道：“我问你，你是老道，怎么会惹上那多的一群小姑娘？”

知机子啊的一声跳下地来，道：“怎么，又找到这石佛寺来了？”

颠和尚根本不知道这档子事，自是无法回答，逸哥儿却在笑，知机子猛地跳下床来，赤足光着上半身，也没说话，仇静微笑着接口道：“先把衣服穿上吧，若受了凉对你内伤不好的。”

知机子丑脸一红，拉过道袍穿好，仇静才接着说道：“昨夜太过匆忙，我忘记伤你的人可能找来此处的事了，正好蠢子偷

窥，发现对方，请来他的母亲，悄悄地把那人给劝走了。”

知机子双目一瞪道：“劝走了？鬼才能信那些狗淫娃会听劝！”

他头一掉，冲着颠和尚咕道：“你这算哪门子的好朋友，人家替我劝跑冤家，你怎么也不早说，庙里住着这位武林奇客，也不给我引介，告诉你，惹起我的‘杀性’，宰光了全庙的秃驴，一把火再烧光了这座贼庙！”

颠和尚不怒反而笑了，嘻嘻地说道：“行，你杀，你烧，下次你若又快死的时候，看你到哪里去找我和尚。”

玩笑是玩笑，正经归正经，颠和尚引介了仇静，知机子红着脸道谢，突然伸手道袍袖中，反过袖口来，二指捏开了缝线，掏出来一只小才一寸见方的木盒子，往逸哥儿怀中一塞道：“小哥儿，这个送你！”

颠和尚不知道这小小木盒中，能放什么，道：“我说‘天杀手’人家逸哥儿可不养蟋蟀玩！”

“滚你个秃驴蛋，这盒子能养蟋蟀？养你还差不多！”

“那你说是什？”

仇静这时自爱子手中接过木盒，递向知机子道：“道长，此物蠢子不能拜领。”

知机子皱皱眉道：“仇朋友，别听秃贼瞎猜，里面不是蟋蟀，您打开来看看……”

仇静含笑摇摇头，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我知道，就因为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所以才不能叫孩子收。”

知机子有些不信，却不好出口，于是说道：“仇朋友可是觉得这东西太寒酸……”

仇静哈哈一笑道：“功能起死回生的‘玉乳碧莲’，世间仅

有三粒，虽万金亦不足论其价值之百一，若再说此物寒酸，普天下又何物方算珍贵！”

颠和尚固然傻怔一旁，知机子却也呆了半晌，接着他摇摇头道：“贫道请大侠指点，是怎能不启此盒即知盒中之物的？”

仇静笑道：“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只是偶得之见。”

知机子还要接问下去，颠和尚立即示以眼色道：“我看你应该死一百次的‘天杀手’臭杂毛，放着天下奇珍圣药，服下就能太平无事的‘玉乳碧莲’不吃，却深更半夜跑到我和尚庙来惹我几乎急死，不但舍了三粒‘金庙丸’，并且损失三分以上的真力，你说，你有多么混蛋？”

知机子哼了一声道：“说你秃贼颠狂，你可真颠狂的不含糊，凭我这条死活都差不了多少的贱命，可配吃这粒‘玉乳碧莲’，何况我有自知之明，用你几粒金刚丸已足可再活几年，又何必动这至圣奇药？”

话锋一顿，知机子转对仇静道：“仇大侠，您可是当真不要小哥儿收我这点心意？”

仇静肃容道：“此物太过珍贵，在下实不敢当的！”

“好，那可是你仇大侠说的。”知机子三角怪眼一瞪，接着道：“没别的好讲，贫道生性特别，既然仇大侠坚决不让小哥儿收我这份心意，那就请仇大侠再费费心，把您施诸于贫道的那些侠心情意，敢收转回去！”

颠和尚哈哈笑着拍手道：“对对，和尚没有想到‘天杀的’你会这样说话，公平，公平极了！”

仇静剑眉微蹙道：“道长是在强人所难了！”

知机子重新将小木盒送交逸哥儿，一张脸带着期盼的神色对仇静道：“仇大侠答应了吧。”

仇静微吁一声道：“这样好了，就算我暂代道长保管些日子，今后道长可以随时来取。”

知机子神色十分肃穆的沉思着，好久之后才接话道：“也好，不过若是有一天，贫道业已离开此世的话，此物就算是小哥儿的东西了，如何？”

仇静再难推辞，苦笑着点一点头道：“吉人天相，现在说要紧的事，道长感觉内伤如何……”

“好了，全好了，顶多再休息上一天，就像没受伤以前一样，这要感谢仇大侠您和这秃贼！”

颠和尚哼了一声道：“天杀的就是天杀的，连说话都带着天杀的死气！”

知机子没理颠和尚，却反问道：“秃驴，你这厢里究竟是出了什么怪，一大清早那后院里就吵死人！”

“水，是为了水！”颠和尚遂把目下缺水的严重情形说出，知机子脸上突然掠过笑意，道：“全县城当真就你这一口井还出水！”

“这能有错，县里早就让人全查清楚了！”

“秃贼，西城有家大酱园，酱园右隔壁是什么人家？”

“那是‘裕泰酱园’嘛……是尚府，对，是本省三大茶行巨商之一的尚员外府！”

“秃贼听明白，我说的这户大宅院，占地数亩，有楼台亭阁假山荷池，大‘隐避墙’上写着个丈大的‘福’，是尚府吗？”

“错不了，和尚去过……”

“去干嘛！”知机子接话奇快。

颠和尚老脸一红，道：“那是私人秘密，不能说！”

知机子一对三角眼中，倏地暴射出两道闪电般的寒光，直

逼着颠和尚道：“老颠，这是正经话，你若是仍然没改那老脾气，趁早还俗，否则迟早有一天你会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谁下的手！”

颠和尚老脸又是一红，道：“错了，这次老兄弟你错了，你放心，从我当了和尚的那天起，老脾气早就随着那满头怒发逝去，永不再回了！”

“好，我信你这颠！”知机子话一顿又道：“老颠，对你的看法我也许错了，不过有件事情，却没错，这六安县城内，并不只你这石佛寺的井里有水！”

“你是说尚府后花园那口井也有水！”

“井里有没有水和尚家的井在何处，我没看到，只是尚家那荷花池中水清见底，水面有丝丝涟漪却是目睹！”

“天杀的，你又去尚府干什么？”

“我去尚府？哼！我是被别人诱进去的，昨夜那身差一点就和阎王结缘的伤，就是在尚府遭人围攻……”

颠和尚不由惊啊出声，知机子话声顿止，问道：“怎么，你知道什么事？”

颠和尚双眉紧皱，半晌没有开口，看似有十分重大的心事，知机子有些不耐烦了，道：“怕什么，天掉不下来！”

颠和尚摇摇头，笑道：“老兄弟，你可知道这位万贯财富的尚员外是何许人？”

知机子冷哂一声道：“是皇帝老子也咬不掉我的……”

他瞥目看到逸哥儿像听“鼓儿词”似的在用心听，于是心中一动，把最难听的字，硬给吞回去。

颠和尚又一摇头道：“这个主人比皇帝老子还可怕，你不会没听说一佛二圣三仙……”

知机子面色一变道：“这些罕绝的武林高手中，没听说过谁姓尚呀！”

颠和尚扫了知机子一眼道：“火烧屁股的脾气永远改不了啦，听明白，刚才说的这些位，包括那些‘神’，是久在江湖走动的武林奇客，另外有四位名头虽大但不过问武林是非，那就是一官、一役、一贾、一农……”

知机子脸色又是一变道：“莫非这姓尚的茶商，就是那‘怪贾’万金不改口的‘尚可’？”

“不是他是谁？我和尚没想到你会闹事闹到尚家！”

知机子皱眉道：“我说过被人诱入尚府。”

颠和尚低吁一声道：“为什么事？”

知机子目光一瞥逸哥儿手上的小木盒道：“为它！”

“财不露白，你这杂毛越来越嫩了！”

“闭上你的贼秃臭嘴，这东西从到手时看过一次外，就缝在袍袖里面，根本没人知道！”

颠和尚想想道：“昨夜人家可是先礼后兵？”

“买卖要双方愿意，强买我能答应？”

仇静半天没开口，这时突然问道：“他们出多少钱？”

知机子道：“刚上来他们是很客气，他一再声明说这‘碧莲’无价，只是他们非用这东西不可，并且搬出帐来，愿意把尚家‘齐山茶园’和各处分庄的一半资财，来交换‘碧莲’，当我摇头说没有‘碧莲’时，他们就翻了脸。我出了尚府，刚到那家酱园，就碰上暴客，于是……”

仇静接口道：“原来没在尚宅动手？”

“没有，也许他们想得周到，事后可以推说不知！”

“嗯，”仇静应着说道：“打斗时可有呼喝声音？”

“没有，一群女子，都蒙着了脸，老的少的全有。”

“天杀的，既然人家都蒙着脸，你又怎知有老有少？”

“听声音，从她们说话的声音来分别老少，她们一边打，一边低声的和我仍在商谈买‘碧莲’的事……”

“矛盾！”颠和尚摇头说：“这里有毛病！”

仇静一笑道：“不必多研究了，反正东西又没丢，也没卖，道长虽然受了伤，所幸业已无碍，再将养一日就可以去了，这件事也就自然平淡下来。”

仇静突然出此言，倒使知机子和颠和尚不解，二人不由都以一种莫明其妙的眼光看着仇静。

仇静若无其事的接着说道：“尚可据说为人十分正直，一言出口，虽明知上当吃亏，也万金不改，功力又高，这种人还以不招惹的为是，所以在下才劝道长罢休。”

知机子心中十分不以为然，但因仇静有恩于自己，所以才一忍耐不加可否，颠和尚更不便反对什么，于是室内沉默下来。

仇静此时突然叹了口气，道：“其实道长的这段公案，容易解决，目下有更困惑的事，使人难以决定行止。”

颠和尚闻言知意，道：“仇施主，你是指‘水’而言？”

仇静颌首道：“正是，尚家井中有水，竟秘而不宣，这似乎和尚可平日的为人大有出入，值得人来考虑！”

颠和尚想了想道：“事非目睹是难定真假，今夜一探如何……”

仇静摇头道：“我看不必，等会儿说不定尚府就有人来，那时方丈随机应变问上两句就行。”

知机子和颠和尚略加沉思，咸认仇静料的不错，尚府既知天杀手在石佛寺养伤，昨夜动硬的又遭到失败，今天来个开门